

窦娥冤

(元)关汉卿 著

楔子

[卜儿蔡婆上，诗云]

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不须长富贵，安乐是神仙。老身蔡婆婆是也，楚州人氏，嫡亲三口儿家属。不幸夫主亡逝已过，止有一个孩儿，年长八岁，俺娘儿两个，过其日月，家中颇有些钱财。这里一个窦秀才，从去年问我借了二十两银子，如今本利该银四十两。我数次索取，那秀才只说贫难，没得还我。他有一个女儿，今年七岁，生得可喜，长得可爱，我有心看上他，与我家做个媳妇，就准了这四十两银子，岂不两得其便。他说今日好日辰，亲送女儿到我家来，老身且不索钱去，专在家中等候，这早晚窦秀才敢待来也。

[冲末扮窦天章引正旦扮端云上，诗云]

读尽缥緗万卷书，可怜贫杀马相如，汉庭一日承恩召，不说当垆说子虚。小生姓窦名天章，祖贯长安京兆人也。幼习儒业，饱有文章；争奈时运不通，功名未遂。不幸浑家亡化已过，撇下这个女孩儿，小字端云，从三岁上亡了他母亲，如今孩儿七岁了也。小生一贫如洗，流落在这楚州居住。此间一个蔡婆婆，他家广有钱财，小生因无盘缠，曾借了他二十两银子，到今本利该对还他四十两。他数次问小生索取，教我把甚么还他，谁想蔡婆婆常常着人来说，要小生女孩儿做他儿媳妇。况如今春榜动，选场开，正待上朝取应，又苦盘缠缺少。小生出于无

奈，只得将女孩儿端云送于蔡婆婆做儿媳妇去。

[做叹科，云]

嗨！这个那里是做媳妇？分明是卖与他一般。就准了他那先借的四十两银子，分外但得些少东西，勾小生应举之费，便也过望了。说话之间，早来到他家门首。

婆婆在家么？

[卜儿上，云]

秀才请家里坐，老身等候多时也。

[做相见科，窦天章云]

小生今日一径的将女孩儿送来与婆婆，怎敢说做媳妇，只与婆婆早晚使用。小生目下就要上朝进取功名去，留下女孩儿在此，只望婆婆看觑则个。

[卜儿云]

这等，你是我亲家了。你本利少我四十两银子，兀的是借钱的文书，还了你；再送你十两银子做盘缠。亲家，你休嫌轻少。

[窦天章做谢科，云]

多谢了婆婆，先少你许多银子都不要我还了，今又送我盘缠，此恩异日必当重报。婆婆，女孩儿早晚呆痴，看小生薄面，看觑女孩儿咱。

[卜儿云]

亲家，这不消你嘱咐，令爱到我家，就做到亲女儿一般看承他，你只管放心的去。

[窦天章云]

婆婆，端云孩儿该打呵，看小生面则骂几句；当骂呵，则处分几句。孩儿，你也不比在我跟前，我是你亲爷，将就的你；你如今在这里，早晚若顽劣呵，你只讨那打骂吃。儿（口乐），我也是出于无奈。

[做悲科][唱]

【仙吕·赏花时】我也只为无计营生四壁贫，因此上割舍得亲儿在两处分。从今日远践洛阳尘，又不知归期定准，则落的无语暗消魂。

[下]

[卜儿云]

窦秀才留下他这女孩儿与我做媳妇儿，他一径上朝应举去

窦娥冤

·4·

了。

[正旦做悲科，云]

爹爹，你直下的撇了我孩儿去也！

[卜儿云]

媳妇儿，你在我家，我是亲婆，你是亲媳妇，只当自家骨肉一般。你不要啼哭，跟着老身前后执料去来。

[同下]

第一折

[净扮赛卢医上，诗云]

行医有斟酌，下药依本草；死的医不活，活的医死了。自家姓卢，人道我一手好医，都叫做赛卢医。在这山阳县南门开着生药局。在城有个蔡婆婆，我问他借了十两银子，本利该还他二十两，数次来讨这银子，我又无的还他。若不来便罢，若来呵，我自有个主意。我且在这药铺中坐下，看有甚么人来？

[卜儿上，云]

老身蔡婆婆。我一向搬在山阳县居住，尽也静办。自十三年前窦天章秀才留下端云孩儿与我做儿媳妇，改了他小名，唤做窦娥。自成亲之后，不上二年，不想我这孩儿害弱证死了。媳妇儿守寡，又早三个年头，服孝将除了也。我和媳妇儿说知，我往城外赛卢医家索钱去也。

[做行科，云]

蓦过隅头，转过屋角，早来到他家门首。赛卢医在家么？

[卢医云]

婆婆，家里来。

[卜儿云]

我这两个银子长远了，你还了我罢。

[卢医云]

婆婆，我家里无银子，你跟我庄上去取银子还你。

[卜儿云]

我跟你去。

[做行科]

[卢医云]

来到此处，东也无人，西也无人，这里不下手，等甚么？
我随身带的有绳子。

兀那婆婆，谁唤你哩？

[卜儿云]

在那里？

[做勒卜儿科。孛老同副净张驴儿冲上，赛卢医慌走下。孛老救卜儿科。张驴儿云]

爹，是个婆婆，争些勒杀了。

[孛老云]

兀那婆婆，你是那里人氏？姓甚名谁？因甚着这个人将你勒死？

[卜儿云]

老身姓蔡，在城人氏，止有个寡媳妇儿，相守过日。因为赛卢医少我二十两银子，今日与他取讨；谁想他赚我到无人去处，要勒死我，赖这银子。若不是遇着老的和哥哥呵，那得老身性命来。

[张驴儿云]

爹，你听的他说么？他家还有个媳妇哩。救了他性命，他少不得要谢我，不若你要这婆子，我要他媳妇儿，何等两便？你和他说去。

[孛老云]

兀那婆婆，你无丈夫，我无浑家，你肯与我做个老婆，意下如何？

[卜儿云]

是何言语！待我回家多备些钱钞相谢。

[张驴儿云]

你敢是不肯，故意将钱钞哄我？赛卢医的绳子还在，我仍旧勒死了你吧。

[做拿绳科]

[卜儿云]

哥哥，待我慢慢地寻思咱。

[张驴二云]

你寻思些甚么？你随我老子，我便要你媳妇儿。

[卜儿背云]

我不依他，他又勒杀我。罢罢罢，你爷儿两个随我到家中去来。

[同下]

[正旦上，云]

妾身姓窦，小字端云，祖居楚州人氏。我三岁上亡了母亲，七岁上离了父亲，俺父亲将我嫁与蔡婆婆为儿媳妇，改名窦娥。至十七岁与夫成亲，不幸丈夫亡化，可早三年光景，我今二十

岁也。这南门外有个赛卢医，他少俺婆婆银子，本利该二十两，数次索取不还，今日俺婆婆亲自索取去了。窦娥也，你这命好苦也呵！

[唱]

【仙吕·点绛唇】满腹闲愁，数年禁受，天知否？天若是知我情由，怕不待和天瘦。

【混江龙】则问那黄昏白昼，两般儿忘餐废寝几时休？大都来昨宵梦里，和着这今日心头。地久天长难过遣，旧愁新恨几时休？则这业艰苦，双眉皱，越觉的情怀冗冗，心绪悠悠。

[云]

似这等忧愁，不知几时是了也呵！

[唱]

【油葫芦】莫不是八字该载着一世忧，谁似我无尽头。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。我从三岁母亲身亡后，到七岁与父分离久，嫁的个同住人，他可又拔着短筹；撇的俺婆妇每都把空房守，端的个有谁问，有谁瞅？

【天下乐】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，今也波生招祸尤，劝今人早将来世修。我将这婆伺养，我将这服孝守，我言词须应口。

[云]

婆婆索钱去了，怎生这早晚不见回来？

[卜儿同孛老张驴儿上]

[卜儿云]

你爷儿两个且在门首，等我先进去。

[张驴儿云]

奶奶，你先进去，就说女婿在门首哩。

[卜儿见正旦科]

[正旦云]

奶奶回来了，你吃饭么？

[卜儿做哭科，云]

孩儿，你教我怎生说波！

[正旦唱]

【一半儿】为甚么泪漫漫不住点儿流？莫不是为索债与人家惹争斗？我这里连忙迎接慌问候，他那里要说缘由。

[卜儿云]

羞人答答的，教我怎生说波！

[正旦唱]

则见他一半儿徘徊一半儿丑。

[云]

婆婆，你为甚么烦恼啼哭那？

[卜儿云]

我问赛卢医讨银子去，他赚我到无人去处，行起凶来，要勒死我。亏了一个张老并他儿子张驴儿，救得我性命。那张老就要我招他做丈夫，因这等烦恼。

[正旦云]

婆婆，这个怕不中么？你再寻思咱：俺家里又不是没有饭吃，没有衣穿，又不是少欠钱债，被人催逼不过；况你年纪高大，六十以外的人，怎生又招丈夫那？

[卜儿云]

孩儿也，你说的岂不是？但是我的性命全亏他这爷儿两个

救的，我也曾说道：待我到家，多将些钱物酬谢你救命之恩。不知他怎生知道我家里有个媳妇儿，道我婆媳妇又没老公，他爷儿两个又没老婆，正是天缘天对。若不随顺他，依旧要勒死我。那时节我就慌张了，莫说自己许了他，连你也许了他。儿也，这也是出于无奈。

[正旦云]

婆婆，你听我说波。

[唱]

【后庭花】遇时辰我替你忧，拜家堂我替你愁；梳着个霜雪般白（“髻”下“狄”）髻，怎将这云霞般锦帕兜？怪不的女大不中留。你如今六旬左右，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！旧恩爱一笔勾，新夫妻两意投，枉教人笑破口。

[卜儿云]

我的性命都是他爷儿两个救的，事到如今，也顾不得别人笑话了。

[正旦唱]

【青哥儿】你虽然是得他得他营救，须不是笋条笋条年幼，（戈刂）的便巧画蛾眉成配偶。想当初你夫主遗留，替你图谋，

置下田畴，早晚羹粥，寒暑衣裘，满望你鳏寡孤独，无捱无靠，母子每到白头。公公也，则落得干生受。

[卜儿云]

孩儿也，他如今只待过门，喜事匆匆的，教我怎生回得他去？

[正旦唱]

【寄生草】你道他匆匆喜，我替你倒细细愁：愁则愁兴阑删咽不下交欢酒，愁则愁眼昏腾扭不上同心扣，愁则愁意朦胧睡不稳芙蓉褥。你待要笙歌引至画堂前，我道这姻缘敢落在他人后。

[卜儿云]

孩儿也，再不要说我了，他爷儿两个都在门首等候，事以至此，不若连你也招了女婿罢。

[正旦云]

婆婆，你要招你自招，我并然不要女婿。

[卜儿云]

那个是要女婿的？争奈他爷儿两个自家捱过门来，教我如何是好？

[张驴儿云]

我们今日招过门去也。帽儿光光，今日做个新郎；袖儿窄窄，今日做个娇客。好女婿，好女婿，不枉了，不枉了。

[同孛老入拜科]

[正旦做不理科，云]

兀那厮，靠后！

[唱]

【赚煞】我想这妇人每休信那男儿口，婆婆也，怕没的贞心儿自守，到今日招着个村老子，领着个半死囚。

[张驴儿做嘴脸科，云]

你看我爷儿两个这等身段，尽也选得女婿过。你不要错过了好时辰，我和你早些儿拜堂罢。

[正旦不理科，唱]

则被你坑杀人燕侣莺俦。婆婆也，你岂不知羞！俺公公撞府冲州，(门内争)(门内坐)的铜斗儿家缘百事有。想着俺公公置就，怎忍教张驴儿情受？

[张驴儿做扯正旦拜科，正旦推跌科，唱]

兀的不是俺没丈夫的妇女下场头。

[下]

[卜儿云]

你老人家不要恼（卜 + 右操），难道你有活命之恩，我岂不思量报你？只是我那媳妇儿气性最不好惹的，既是他不肯招你儿子，教我怎好招你老人家？我如今拚的好酒好饭养你爷儿两个在家，待我慢慢的劝化俺媳妇儿；待他有个回心转意，再做区处。

[张驴儿云]

这歪刺骨便是黄花女儿，刚刚扯的一把，也不消这等使性，平空的推了我一交，我肯干罢！就当面赌个誓与你：我今生今世不要他做老婆，我也不算好男子。

[词云] 美妇人我见过万千向外，不似这小妮子生得十分惫赖；我救了你老性命死里重生，怎割舍得不肯把肉身陪待？

[同下]

第二折

[赛卢医上，诗云]

小子太医出身，也不知道医死多人，何尝怕人告发，关了一日店门？在城有个蔡家婆子，刚少他二十两花银，屡屡亲来索取，争些捻断脊筋。也是我一时智短，将他赚到荒村，撞见两个不识姓名男子，一声嚷道：「浪荡乾坤，怎敢行凶撒泼，擅自勒死平民！」吓得我丢了绳索，放开脚步飞奔。虽然一夜无事，终觉失精落魄；方知人命关天关地，如何看做壁上灰尘。从今改过行业，要得灭罪修因，将以前医死的性命，一个个都与他一卷超度的经文。小子赛卢医的便是。只为要赖蔡婆婆二十两银子，赚他到荒僻去处，正待勒死他，谁想遇见两个汉子，救了他

去。若是再来讨债时节，教我怎生见他？常言道的好：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」。喜得我是孤身，又无家小连累，不若收拾了细软行李，打个包儿，悄悄的躲到别处，另做营生，岂不干净？

[张驴儿上，云]

自家张驴儿，可奈那窦娥百般的不肯随顺我；如今那老婆子害病，我讨服毒药与他吃了，药死那老婆子，这小妮子好歹做我的老婆。